

海的温度 著

志生阁

肆

蛟龙劫

缠一腔痴情之古玩
解一出奇案之珠玉

人妖混居的靡靡乱世，

秘密深锁的老旧当铺。

历数奇珍异宝，

方知尘世七情，

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世纪文丛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志生阁
肆
蛟龙劫

海的温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蛟龙劫/海的温度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6

(忘尘阁)

ISBN 978-7-208-13981-7

I. ①蛟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9461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邵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叶珺

忘尘阁之四

蛟龙劫

海的温度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1000 1/16
印张 22.5
插页 2
字数 280 000
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981-7/I·1568
定价 40.00 元

引子 〇〇二

●壹 【八卦瓠】 〇〇五

●贰 【冥花盍】 〇三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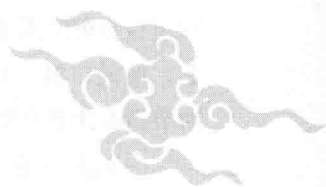
●叁 【仙人哨】 一一七

●肆 【蛟龙索】 一四五

●伍 【津还丹】 一八九

●陆 【红殇璃】 二二三

●柒 【赤瞳珠】 二六一



引子 〇〇二

壹 【八卦瓠】 〇〇五

贰 【冥花盞】 〇三九

叁 【仙人哨】 一一七

肆 【蛟龙索】 一四五

伍 【津还丹】 一八九

陆 【红殇璃】 二二三

柒 【赤瞳珠】 二六一



引子

(一)

四月初夏，晴日暖风，最美不过。洛阳大明宫内，观赏的桃李依旧花团锦簇，粉嫩娇艳，映照在金碧辉煌的宫阙红墙之上，天然一幅美图。

今日朝堂无事，高宗心情大好，带着几个心腹臣子来到后园赏花聊天。谈得兴起，便觉口渴，宫娥呈上香茶，高宗抿了一口，摇头道：“此时正是缙氏早桃成熟时节，若能有几颗缙氏仙桃相伴，这茶才不显苦涩。”

一老臣笑道：“陛下想吃缙氏早桃，我知一人，便能做到。”说着推身后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男子，道：“明崇俨大夫试试看。”

高宗笑道：“缙氏县据洛阳城来去五十里，便是拿来，也不甚新鲜，还是算了。”眼睛却看着这位明崇俨。

周围几位大臣也起哄起来。


明崇俨见无法推辞，微微笑道：“果农种桃辛苦，焉有白吃之理，陛下请付一百钱来，我这便取桃过来。”

高宗早听说明崇俨年纪轻轻法术高超，有心一试，果然叫侍卫取了一百钱来，交给明崇俨。

明崇俨将一百钱放入托盘之中，用红布盖上，手指指着托盘绕了几圈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在空中连续抓了几把，将红布一揭。

托盘上的一百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七个歪嘴早桃，桃上绒毛完整，叶子翠绿，还带着几滴露珠，十分新鲜。君臣七人，刚好一人一个。





高宗哈哈大笑，赞赏道：“好一个明崇俨，以后叫明道长好了！”笑声未落，忽然按住太阳穴，叫道：“快叫太医来！”

高宗有头疾，原是旧患，每年都要复发多次，深受困扰。几个臣子顿时慌张起来，仕女、侍卫乱成一片，匆忙搬了卧榻来，伺候高宗躺下。

唯有明崇俨垂手站在一旁，凝神看着高宗的表情，犹豫了一下，伸出两根指头搭在了高宗的脉搏之上。

高宗以手捶头，正疼痛难忍，看到明崇俨表情专注，似在思考对策，急道：“明爱卿可有良方？”

明崇俨踌躇片刻，道：“回陛下，在下知道有一物可治疗脑疾，但需给为臣些许时日。”

高宗双目紧闭，挥舞双手叫道：“快，快……同意明爱卿奏请……”

(二)

缙氏县一处桃园之内，看园子的老汉扛着锄头，正逐棵清点成熟的桃子。走到一棵大桃树前，老汉心里“咯瞪”一下，脸上顿时变色。

这棵树上的桃子，整整少了七个，全是品相最好的早桃。老汉又气又心疼，跳脚骂道：“哪个遭天杀的，又来偷桃！”

周围不见一人。老汉越骂越气，拄着锄头朝地上狠狠一顿。

锄头陷进地面，拔出来时带出几个亮晶晶的大钱来。老汉十分诧异，双手齐下，足足刨出一百个大钱来。

老汉捧着银钱，怔了半日，忽然跪下磕起头来：“土地爷爷，土地爷爷显灵了！”



壹

八卦瓠



(一)

莺语声声，蝉鸣阵阵，明亮的阳光带着暴雨过后的新鲜气息，透过窗棂落在公蚘的脸上。

日上三竿，前堂已有客人上门典当，依稀听到李婆婆大嗓门的说笑声和街上小贩的叫卖声，嗅到寻常人家炊烟混合着饭菜的香味，熟悉而陌生。

但等公蚘彻底清醒过来，欣喜和亲切马上变成了烦躁。

他首先摸了摸腰里的木赤霄，接着伸手去摸额头。蛇婆牙完全隐入额中，除了按压时稍有酸痛感，外面已经触摸不到。可表面的正常，却掩饰不了内里的不安——昨晚那个倒霉的冉老爷，为何要做出如此之举？简直是强人所难——公蚘甚至后悔跟了毕岸回来，仿佛这一回来，自己便不得不担起什么重大的责任似的。

房门被“哐”一声撞开，胖头脸上挂着汗道子，冒冒失失道：“老大快起床看热闹去，出大事了！”

公蚘心头一惊，折身坐起：“怎么了？”

胖头兴奋道：“昨晚上电闪雷鸣的，北街土地庙后面的一棵皂角树被雷劈了！”他抡圆手臂比划道：“这么粗的树，树干是空心的，里面堆满了死人骨头，嚯，可吓人了！我和李婆婆、小妖都跑去看了，李婆婆说，那树要成精了，吃人哩，所以老天爷就派雷公劈了它。还有那家的主人，一个做弓箭的老匠人，也……”他看着公蚘面无表情、无精打采的脸，眼里的热烈淡了下去：“老匠人也死了……老大，去看看吧？”

公蚘愣了老半天，才道：“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”



胖头挠头道：“其他的什么？一场大暴雨，冲得乱七八糟的，就剩下树干和一堆死人骨头了。”又热切地鼓动道：“走吧走吧，我陪你去看看，好多人呢。”他期盼地看着公蛭的脸，“好些个……漂亮的小姑娘小媳妇。”

这么说，冉老爷的尸体，阿隼已经处理了。公蛭懒洋洋倒在床上，重新闭上了眼睛：“不去。”

胖头杵了一会儿，见公蛭不为所动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掩上了门，叹着气嘟嘟囔囔道：“再这么下去，人都废了……唉，像以前多好……”

对面门帘一动，毕岸走了出来。胖头哭丧着脸，小声道：“毕掌柜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玲珑那件事，对老大打击太大了，你看他……”

毕岸表情淡然，道：“不用理他，由他矫情一阵便好了。”转身去了院子。

毕岸在家，公蛭稍稍安心了些，大叫胖头。

胖头应声而来，刻意堆出来的笑脸半是乞求半是讨好：“出去走走吧，可有趣儿呢。”

公蛭隔着窗户瞧见院中伸展身体的毕岸，摆起了掌柜的款儿：“不去！我饿了，可有什么好吃的没？”

胖头点头哈腰道：“白米粥，小咸菜儿，还有外焦里嫩的热烧饼。”

公蛭折起的身子又躺倒了下去：“这有什么吃头？我不吃这个，你去买只烧鸡来。”

胖头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大早上的，烧鸡还没摆卖的吧？”

公蛭赌气一般将被子踢下床去，叫道：“烧鸡！烧鸡！”一副撒泼打滚的无赖相。

胖头吃惊地看着他。公蛭抓起枕头朝他丢了过去：“我要吃烧鸡！”胖头一双小眼滴溜溜乱转：“老大你怎么啦，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公蛭忽然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——他一骨碌爬起来，抓过镜子。镜子里，五官端正，面皮白净，正是自己原来的模样。

公蛭摸着自己的脸，忍不住嘿嘿地笑了起来。胖头面露忧色，走过来摸他的额头：“老大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”

原来这几个月里，胖头并不曾怀疑公蛭被假冒，但他同公蛭形影不离，对公蛭的脾性爱好最为了解，假公蛭性情大变，对女色、热闹、美食等一概不感兴趣，胖头只当是他因玲珑一事伤心过度，所以处处维护，千方百计逗假公蛭开心，去外面听了好玩有趣的事儿，也忙回来讲给假公蛭听，却未料到真公蛭已经回

来了。

公蚺一把将他的手打开，颐指气使道：“你过会儿把被褥晒一晒，床单洗了，再去隔壁讨些丁香花囊来，散散屋里的霉味。”他转了一圈，一眼看见胖头鼓鼓囊囊的荷包，道：“早上就算了，凑合一顿，中午可不能随便。你去蔡家店买三斤卤肉，去北市胡姬酒家烤一条羊腿……”这声音大的，足够毕岸听到。

胖头搓着手傻笑起来，一双小眼睛亮晶晶的，似乎要滴下泪来：“老大，老大！你终于，终于恢复正常了！”

公蚺一瞪眼：“还不快去?!”胖头噉一声，撒着欢儿跑了。

毕岸抱肩站在门口，皱眉看着他，道：“你能不能收敛些?”

公蚺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不能。我就是这么着。”气哼哼地回到床上躺着。他并非故意折腾，可是不如此，似乎不能纾解心中的郁结。

毕岸嘴角动了一动，掩饰不住眼底的好笑。公蚺觉得有点伤自尊，怒道：“我的螭吻呢?”他原本没指望能拿回，谁知毕岸在腰间一摸，递了过来：“收好了。”同时递过来的，还有昨晚给边和夺去的避水珏。

螭吻已经重新打磨雕琢，同原来相比，螭龙尾部可能在流沙棺中吸收了杂物，变成了黑色，偏眼睛犹如血滴一般，发出微微的红光，给这条猛张着大口的螭龙平添了几分霸气。

公蚺背过身将避水珏重新含在嘴里，摩挲着螭吻，满满的心事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，却不知要说什么。

毕岸道：“双面俑^①不是我做的。”

公蚺脱口道：“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?”嘴里虽如此说，心里却觉得一阵轻松。但自己前脚离了洛阳城，后脚便被人施了双面俑冒充，不是毕岸，谁还有这么大的本事?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?

毕岸道：“究竟是巫教，还是其他什么势力，还说不准。”

公蚺一阵烦躁，避开毕岸如炬的目光，虚张声势地吆喝道：“你瞧瞧这房间布置，没一点品位!看看人家如林轩的房间，连名号都响亮……你就不能好好把房间修葺一下?”

毕岸眯眼看着院落的梧桐树，道：“巫教如今越来越猖獗，单在洛阳便有数万

① 故事详情见本系列第三部之《双面俑》。

教众。”

毕岸故意对假公蛭说魏和尚是龙爷，没多久，魏和尚便莫名其妙搅入劫氏一案，毙命于棺材局内^①，行动迅速，手段高明——双面俑的目的，绝非简单觊觎忘尘阁小小一个掌柜之位。

公蛭皱着鼻子东张西望：“谁家在做好吃的？定是对面酒楼——叫什么来着？”

毕岸道：“这个做双面俑的施法者，法术十分了得。双面俑同你的记忆完全一致，假公蛭来了一个月，我才确定你被调包。”

公蛭充耳不闻，探头往窗外望去：“这个死胖头，这么久还不回来，早饭都成了午饭了！”

毕岸道：“龙爷可能同几年前失踪的一个方姓男子有关，目前我正在全力查找他的下落。”

公蛭皱着眉头，跳起叫道：“小妖这丫头叽叽喳喳笑什么呢这么大声？烦死个人！”

毕岸理也不理，只管继续道：“劫氏和冉虬^②身上，背负着众多秘密，想要破巫教，只怕还得从蛇婆牙上下功夫。”

公蛭终于无法逃避，用力地扼着额头，将额头抓挠得红彤彤一片，怒道：“我不要这个鬼东西，你赶紧想办法把它弄走！讨厌的冉老爷！……不管是巫教还是其他，有人不想让你继续追查，你干吗还要紧追不放？安安生生做生意不好吗？”

毕岸忽然一笑，盯着公蛭的脸，道：“那阿意呢？你也不打算找了？”

公蛭跳了起来：“阿意……她在哪里？”

毕岸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我这就带你去找她。”

公蛭欣喜若狂，推着毕岸便要出去。刚行至门口，毕岸忽然怔住，侧耳听了一听，急促道：“你老实待着，等我回来。”公蛭扯着他的衣袖：“那你几时回来？”

毕岸冰冷冷道：“很快！外面不安全，哪里也不要去！”一把甩开他冲了出去。待公蛭追赶出来，毕岸已经不见。

① 故事详见本系列第三部《双面俑》之“赤鳞盖”。

② 故事详见本系列第三部《双面俑》之“蛇婆牙”。

(二)

并非公蛭矫情，实在是他心理上尚未做好准备。对他那一点脑仁来说，吃喝玩乐才是正事，再加上念念不忘的丁香花女孩阿意，便是生活的全部，至于其他，都是生活中的点缀；什么巫教害人、边氏使命，作为猎奇故事听听便罢了，像昨夜这种突发变故，莫名其妙掺和其中还推脱不掉的，不仅让人恼火和惶恐，简直便是倒霉到家了。

公蛭性格矛盾，小事上轻浮自大，大事上又胆小自卑。小聪明虽然有些，但懒散、贪吃、不上进，除了鼻子灵敏逃得快，几乎一无所长，哪能承担如此的重担？莫说巫教众人人心狠手辣，手段阴毒，便是冉虬，自己同他又无甚交情，凭什么要白白帮他完成遗愿？再说，一心追杀自己的桂和已经死了，没了安全方面的威胁，何苦给自己找麻烦？

公蛭想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枚蛇婆牙取出来丢给毕岸，然后一心一意找到阿意，管他巫教六教、边氏贱氏，统统与自己不相干——至于如何取出蛇婆牙，公蛭自作聪明地认为，毕岸一定有办法；或者回洞府找到老龟，老龟虽然迂腐呆板，但见识还是不错的。

找到阿意之后呢——浪迹天涯抑或繁世为家，只要和阿意在一起，怎么都好，到时再议。

主意既定，公蛭心头的烦闷轻松了些，顿时觉得有些想念街坊邻居，踱着方步走了出去。

汪三财正在清点这月的账目，一见公蛭便道：“毕掌柜交代了，要你哪里也不要去。刚好安喜门刘大官人递了帖子来，要我去给一批玉器估价，今儿的生意就交给你了。”

他口里虽然叫着掌柜，但显然把公蛭当做伙计使唤。公蛭没好气道：“别打我的主意，我忙着呢。”

汪三财却不理他，只管夹着一个包裹出了门。

公蛭不服气地朝门框踹了一脚，疼得抱着脚趾乱跳。



阳光虽然明亮，但暑气尚未升腾起来，微风带着雨后的清新，相当惬意。

街道一切照旧，对面酒楼客人尚且不多，流云飞渡已经开门迎客，只见小花进进出出擦拭摆弄，却不见苏媚和小妖；杨珠儿的裁缝铺子大门半掩，杨鼓蹲坐在门槛上，抖抖索索地用长指甲在地面上划拉着；王宝吊着鼻涕疯跑，嘴里唱着什么“蝉儿动动，人儿静静”的歌谣；李婆婆一边生火煮茶汤，一边大声同街口王二狗媳妇聊天，竟无一人留意历经磨难“凯旋”归来的公蛭。

公蛭意气风发地站在忘尘阁的牌匾下，连咳了好几声，李婆婆终于回头，但只是随意朝他点了点头，便继续大声地讲今早看到的皂角树成精事件。公蛭有些无趣，冲着杨鼓搭讪道：“珠儿姑娘呢？”

杨鼓松松垮垮的身体一颤，头也不抬朝着背后乱指一气，巨大的膝盖关节来回碰撞着，抖成一团。

自从珠儿娘死后，他便是这么一副傻呆呆的样子，公蛭也不以为意，往前踱了几步，来到流云飞渡的门口，一边往里瞄着，一边同杨鼓无话找话：“你吃饭了没？”

杨鼓蜷缩起来，将脸埋在两腿之间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，拱起的脊骨像条瘦骨嶙峋的败家老狗。李婆婆本正同王二狗媳妇说得口沫飞溅，仿佛那棵老皂角树是她劈死的一般，听到公蛭同杨鼓搭话，转过头插嘴道：“他？天未亮就起来了，就这么坐在门槛上发傻，不知着了什么魔了。”

早就着急抽身的二狗媳妇终于找到机会，领着王宝回家忙活去了。李婆婆谈兴正浓，忽然没了听众，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公蛭身上：“龙掌柜你这些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跟个大家闺秀一样，都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多怪事呢。”

公蛭以为她要继续说皂角树之事，摆摆手表示没兴趣。李婆婆却不依不饶，凑过来嘴角朝着杨鼓一努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杨珠儿这才安生几天，又发起浪来啦。你瞧瞧把她爹给气的。”

公蛭见她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，有些不爽，正色道：“人家一个未嫁的姑娘，你还是积点口德吧。”

李婆婆急了，赌咒发誓道：“我要说一句诳语，死后下拔舌地狱。”

公蛭心里惦记苏媚和小妖，正思忖找个借口去问问小花，却听李婆婆得意道：“杨珠儿鬼鬼祟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几天晚上公然把野男人往家里领，其他人不知道，哪里能瞒得过我？”

公蚘同杨珠儿素有交情，而且知珠儿心高气傲，虽表面泼辣，却不是个放荡之人，忙站住呵斥道：“婆婆越说越不像话了！再胡说八道，我可恼了！”

李婆婆嘴巴撇到了耳朵根：“哟，几天不见，成了正人君子啦？”她忽然顿住，盯着公蚘的脸道：“你，你好像跟前几天不一样，不是，是和以前一样……尤其是一脸贱笑的样子。”

公蚘哼了一声。李婆婆却未在此事上纠缠，继续兴致勃勃地嚼舌根儿：“你猜我昨晚看到什么了？”她唯恐公蚘打断他，紧接着快嘴快舌说道：“一个野男人进了珠儿房里，那男子的背影，同当日的柳大还真有几分像呢。”

公蚘原本要走开，听了这话心中一惊。

在他赌气离开洛阳之前，珠儿告诉过他曾见有人疑似柳大，公蚘自己也曾遇到过，可惜总是未能当面确认。

李婆婆见公蚘神色有异，只当他暗恋珠儿，更加得意起来：“你病着这些日子，我可都帮你看着呢。”她将公蚘拉到一边，悄声道：“我这可是第三次看到，都是同一个人。那背影儿，真跟柳大一模一样，要不是我同阿隼侧面打听他还在牢里，还以为是柳大回来了呢。”

公蚘压住心底的不安，道：“婆婆你说仔细些。”

李婆婆“咯咯”笑了起来，像一只炫耀下蛋的老母鸡：“昨晚不是暴雨吗，我唯恐窗户没关好，打湿昨天买的新米，就趁着中间一阵雨势稍微小些，起来查看，刚走到窗前，便听到外面有脚步声。”

李婆婆家的灶房，位于临街铺子的一角，灶台处有个正对着街面的大窗口，方便对外售卖。“我想着谁这么晚了，电闪雷鸣的，还在街上溜达？透过窗户一看，一个男人站在珠儿家门口。”

李婆婆撇着嘴道：“他站在那里轻轻一推，珠儿家大门便开了。你看，定是两人约好了，珠儿给他留的门。”

公蚘急道：“可看到脸了吗？”

李婆婆脑袋一晃，道：“哼，有什么能瞒过你李婶？我贴着门缝，正想跟过去看看，那人刚好转过头。凑巧一个闪电，将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。”

公蚘紧张道：“什么人？可认识吗？”

李婆婆的表情忽然变得很是奇怪，低头嘟囔了一句，摇了摇头，脸上随即挂满不屑：“还以为这丫头找个什么样儿的呢，谁知是个丑八怪，脸就像老树皮，满脸

褶子，粗糙不堪，丑得不忍直视。”

不是柳大，公蛭竟然松了一口气。但转念想到，不知这人什么居心，说不定比柳大还麻烦，忙追问道：“大概多大年龄？身形打扮怎么样？”

李婆婆鼻子一抽，惊叫道：“啊呀糊了！”手忙脚乱去搅动沸出来的茶汤，眼见一锅茶汤毁了，心中恼怒异常，见公蛭仍跟在后面追问，“噤里啪啦”一阵奚落：“我说你堂堂一个掌柜，干点正事儿行吗，跟着我嚼什么舌根儿？都怨你，害得我忘了正事儿……你赔我的茶汤！”

公蛭哪有心思同她争辩，随手将荷包里的十几文钱给了她：“好好，都怪我，你快说，你还发现了什么？”

李婆婆顿时眉开眼笑，道：“这一点可不够，剩下的我暂且记下。”她索性拉过一个小凳坐下，道：“那人手上不知道戴的什么东西，金闪闪亮晶晶，晃得我眼花……”迟疑了下，接着强调道：“肯定是个金镯子。要是我有这么大个镯子，后半辈子都不愁啦。”

公蛭提醒道：“他进去之后呢？”

李婆婆瞪大眼睛道：“那人去了珠儿的房间里了呀。无非是鬼混，还能有什么？”她轻蔑地斜了对面杨鼓一眼道：“过了一阵，不下雨了，那人还没出来，我等得腿酸，正打算回房，见杨鼓出来了，一屁股蹲坐在门槛上，嘟嘟囔囔的，倒像是替人守门一样，就这么一直坐到现在。这个窝囊废！”

公蛭吃惊道：“这么说，那人竟然还在珠儿家里？”

李婆婆正想借他人之口说出珠儿风流之事，听了这话笑得眉毛都弯了，指着公蛭的鼻子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老婆子只说我看到的事实。”抓了把破蒲扇摇着，得意道：“这条街上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！”

一个青年妇人在珠儿家门口站定，询问杨鼓：“老掌柜，我前日定的裙子，可做好了没？”

杨鼓茫然地抬起头，嚅嚅喏喏不知说些什么。李婆婆不等她继续询问，大声笑道：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珠儿姑娘哪里舍得起来呢。”

那青年妇人露出感兴趣的目光来，笑道：“不会吧？珠儿姑娘嫁人了？婆婆你又来编排人家。”李婆婆噘着嘴巴，拿眼睛往公蛭身上一溜，道：“嫁人不嫁人有什么要紧？嘿嘿，嘿嘿。龙掌柜都知道这事呢。”